



列傳第五十三

南史六十三

李

延壽

王神念 子僧辨

羊侃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穎川太守與子僧辨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湯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為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遂改後徵為右衛將軍卒於官謚曰壯及元帝初遣贈持

中中書令改謚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
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揚
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
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
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
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
蹋蹄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神
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
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為江州刺史僧辯

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
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
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
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成
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安州反蠻
田是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為貞毅府諮議參軍代
辨仲禮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摠督舟師一
出赴援及至臺城陷沒侯景悉取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
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為領軍將
軍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

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
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
臣忘以爲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
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
前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
子姪並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
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
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帝命僧辯
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
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
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
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
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
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
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
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
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
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
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

南史卷五十三
軍泐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
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
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
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
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
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鬻殺之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
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
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
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
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襲

南陵鸚鵡頭等戍並剋之先是陳武帝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前
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
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
皆淚下霑衿及發鸚鵡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
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
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
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
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
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眾將入據臺
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

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雋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懼然乃謬荅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

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

寶誌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

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約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為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為主洪雅乘平有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時天日

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
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
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
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
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
像於艦祭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
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
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
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誠
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

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嚴李賢明等乘楫直進僧辯尚據
胡牀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
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眾軍未之許而武陵
王紀擁眾上沅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
因被詔會眾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
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
陵元年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馬先命
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
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三
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

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
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
寵母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
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剋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
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
且以僧辯勲重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謚
曰貞敬太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
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督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
建鄴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
梁王位僧辯預授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郡督

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
陽侯明以為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
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
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
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充質遣左戶尚
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
敬帝為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求
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
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
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

州牧餘如故陳武帝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顧遠走出闕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顧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顧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爲第三子顧許娶陳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顓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

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城中衙救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譎殆天授也顓承聖初位侍中魏剋江陵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顓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

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教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愔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嘆曰辭死不虛未幾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荆州元帝以為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

為太子右衛率監南荆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產先在建鄴嗣宗自荆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之甥復為比丘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焉齊文宣帝為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暉席阜同心度江及戰敗嗣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產為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暉得此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

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討之射殺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爲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遣使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

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泐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土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

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提稍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於仗麤後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官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拚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

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太清元年為侍中曾大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尸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

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憊而無謀軍旅指擣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兒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資賊爲大項木驢攻城矢

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鍬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壑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侃長子騫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

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鷲曰久以汝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

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王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竒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纈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

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鷗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爲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爲庫真都督及景敗鷗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鷗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

聽我剋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鷗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鷗與王元禮謝朓仁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鷗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挾船鷗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鷗爲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鷗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敦於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爲侯

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為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為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

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荅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畧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掘畧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畧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為人多酒無賴酒醉為闍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感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剽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

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平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
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
為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尊
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見戲且類弈碁延敵開學實基於
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列傳第五十三

南史六十三

五十四

南史六十四

李

延壽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杜斯

王琳

張彪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
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
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
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為客武帝異之又啟
觀書秘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軍朱

南史卷五十四

朱

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異不爲物議所歸欲引
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爲遂昌曲阿令皆
著美績後爲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
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武帝甚
善之詔口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
左戶郎沈炯少府丞顧瑛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
四乃趨前代炯等對對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
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
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
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

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
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
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
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
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
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漸
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
將軍黃
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
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
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

行於世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譏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將百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

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有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漸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

行於世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嘲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

泣下謂其子曰汝可開生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山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為寧

州刺史州在僻遠群蠻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
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
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
略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
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徇等會之並受
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
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
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之盛妻石氏先在
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
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天監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
舟艦以歸景欲還時聞首龍陷鄂州軍中懼遂大潰之
盛奔還荆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郡督又聚斂賦汗甚
多元帝大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帝
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
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
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龍襄隨宋武
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
入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
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

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祚官至梁秦二
州刺史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
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
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
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
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
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
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
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謀前知子春設
伏摧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鎮朐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

刺史子春雖無佗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閭閻混雜而身服
垢汙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
致梁州敗太清二年徵爲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
帝令子春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
東討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沒
軍遂退卒於江陵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爲梁湘東
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
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
味非人情也乃景之亂鏗當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

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貞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瑤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瑤命第三子疑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先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疑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疑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

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懷瑤卒於州謚曰桓侯疑位西荊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疑其人也會疑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爲之逾年而疑卒崩疑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崩兄岸舊密書邀之崩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元帝以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爲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崩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

於秦郡王僧辯令勦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却勦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徵勦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勦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硤石旋鎮邁疾卒謚曰武勦兄弟九人兄嵩岑疑山及嶽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

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勦隨岳陽王譽攻荊州同歸元帝帝以爲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譽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公皇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

嶽於廣平營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嶽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營母龔保林數岸於衆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營命拔其舌齧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一焚壙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爲漆髑及建鄴平勦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髑之酷元帝亦不責也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勦同歸元帝帝以爲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乃進軍大舉漢口別

攻拔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
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
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龔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爲郢州
刺史封中盧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
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
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
及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武帝王琳等擊
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龔與衆軍大破之論功
爲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

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
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
將軍龔僧辯婿也始爲吳興太守以陳武帝旣非素貴及
爲之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武帝銜之切齒及僧
辯敗龔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龔好飲酒終日
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於文帝說龔降文帝龔然
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離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
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龔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
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並

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
大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沈米輕
舸還荆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
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
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
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為第一恃
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
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
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
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大舟卿張載宣喻琳

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
張載載性刻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困人之欲
抽其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齧割被五刑而斬
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
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
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
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
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
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
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

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眾鎮嶺南元帝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乃為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

盟侯平雖不能度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賭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賭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

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頌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齊文宣遣兵接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駟駘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慈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湏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眾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益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

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
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
僭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
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沈
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
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鏡吹琳水陸
戎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
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
皇帝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

故剝破出赤蛆數升汗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
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
尉破胡等出援秦州分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大歲
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
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關破胡不從戰
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
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
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
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
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

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
呼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縣定於市琳故吏梁
驃騎府舍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
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季稱魏室忠
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
膏沂川舊族立功代邸妙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揔蕃伯
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
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
青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

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
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
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上良可愴
焉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
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
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蕘
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
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
旣築或飛銜土之鸞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
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善逝即肥川

而建營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櫟由此言之抑有其
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
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
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
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
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
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
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
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中千數皆識
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為將帥屢經

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
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
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
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歎歎流泣觀其誠信感物
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
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
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
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為盜頗有部曲臨城公
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馬始為防閣後為中兵參

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歆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過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

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刻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歧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歧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歧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善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

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啣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
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湏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精
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
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
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巖到平處謂劫曰卿
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
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
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
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
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塚既畢黃蒼

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
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
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
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
之垂死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
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
常侍暎之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
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為詩一絕
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

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亡軀
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
有鮮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
之敗而以濯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於吉凶
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
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
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悉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
異乎

列傳第五十四

南史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南史六十五

陳宗室諸王

李

延壽

永脩侯擬

遂真侯詳

宜黃侯慧紀

衡陽獻王昌 子伯信

南康愍王曇朗

方泰

文帝諸子

宣帝諸子

後主諸子

永脩侯擬字公正陳武帝之疎屬也少孤貧質直強記武
帝南征交趾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
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事武帝踐祚唐封宗室詔

子監南徐州擬封永脩縣侯北徐州刺史襄封鍾陵縣侯
侯是封建城縣侯員封上柱國縣侯從孫明威將軍諡封虔
化縣侯吉陽縣侯誼仍前柱國信威將軍祔封豫寧縣侯青
州刺史詳討遂興縣侯員為將軍慧紀封宜黃縣侯敬雅
封寧都縣侯敬泰封平固縣侯文帝嗣位擬除丹楊尹坐
事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六 諡曰定天嘉二年配享武帝
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為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武帝
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鄴永定二年封遂興
縣侯天嘉三年累遷吳州刺史五年討周迪戰敗死之以

所統失律無贈謚至正理嗣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材任氣

從武帝平侯景及帝踐祚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太建

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為緣江都督兗州刺史至

德二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及梁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瑒

等請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應接功位開府儀同三

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舟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

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

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

四十餘戰爭馬鞞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

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能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眾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眾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為盡燒公安之儲偽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為盟主水軍都督周羅睺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一使羅睺其上流城戍悉解

並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文學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也梁太清末武帝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武帝東討侯景昌與宣后文帝並為景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武帝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宣帝俱往荊州魏尅荊州又與宣帝俱遷長安武帝即位頻遣使請宣帝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武帝崩乃遣之時王琳作

梗中流昌不得還居于安陸王琚平後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沈等率百僚上表請以昌為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於中流頒之使以弱告四月庚寅喪柩至都上親臨哭乃下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謚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伯信字孚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並為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猶

儻有太志梁簡文之在舍不宮深被知遇為文德主帥頃之卒敬帝即位追贈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武帝受禪贈司徒封南康郡王謚曰忠壯曇朗少孤尤為武帝所愛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郎武帝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末武帝子姪為質時四方州郡並多未賓本根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武帝難之而重違眾議乃決遣曇朗恐曇朗憚行或當奔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皆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

害曇朗于晉陽時陳與齊絕弗之知武帝踐祚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乃遣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喪柩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二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方泰少麤獷與諸惡少年羣聚游逸無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寬宥之天嘉二年以為南康王世子及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王太建四年為都督廣州刺史為政殘暴為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脩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為劫

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為宗正卿未拜為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為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觀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揚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溥于岑妻為州長流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

上曰不承則上測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整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禎明初為侍中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隋大業中為掖縣令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至德二年累遷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強盛朝廷疑之以方慶為廣州刺史以兵襲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人和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州刺史王勇徵兵於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總管韋洗帥兵度嶺宣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當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己且欲觀變乃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兵鄭萬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始族子也父曼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為司城大夫出為溫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奔陳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人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在周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踐祚常思還北及王勇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降隋隋授上儀同尋卒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

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脩容生江夏王伯義
韓脩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
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王昌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興昭烈
王道談仕梁爲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
紹泰二年贈南充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謚曰昭烈武帝受
禪重贈太博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
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遙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
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末還
文帝以本宗之饗從封宣帝爲安成王封伯茂爲始興王

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以後者爵

系

主

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坐奏加伯茂寧遠
軍置佐史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
太子母弟文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賀

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

縣官藏于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

二草隸書甚得右軍法要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

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

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

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

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為心及建安人
將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並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
后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溫麻侯
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昏之所名為昏第三
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須之於車中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言
愠不形於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一受封儀注多闕及
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公
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
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

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並宴於王第六年為綠
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不欲令伯山處
大元年徙為東揚州刺史累遷征南將軍護軍將軍
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扶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
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庭有冠昏饗宴恒使為主
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
之伯山號慟殆絕因拜為鎮衛將軍乃請羣臣曰鄱陽
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
未及發詔禎明三年始尋屬陳亡遂無贈謚長子君範未
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為

變乃並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撫督之又陰為之備
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
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
第六女嫺為貴人絕惡李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
叙用由是並為守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溫縣令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背目睛揚
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為新安郡王
建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
得祿奉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高
竇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撻州

事日出田獵或乘暇與至於草間呼人從游動至旬日
所捕麋鹿多使生致宣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
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情業無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
往有奇意為政嚴苛國學有惰游不脩習者重加撻楚生
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三年為都督揚州刺史後主初
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譎詭宣帝每宴集多引
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
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
高位皆面折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
墓出游田野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協遂謀不軌伯固侍

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趣白楊道臺馬容至為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並特宥為庶人國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夫嘉六年封尋為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歷位尚書左僕射後為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初為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夫嘉六年立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于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夫嘉六年封位金紫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遷於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德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夫嘉六年立太建初為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為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遠延不發為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為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中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為特進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為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騎常侍薨于鄧大業中為番禾令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王叔弼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表昭容生晉陽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吳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慎王脩華生武昌王叔虞韋脩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申

生海陵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岢嵐山王叔韶太原王叔表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恣叔泓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八人並未及封三子早卒無名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生於江陵魏剋江陵宣帝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為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歲辯狗聲名強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

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已豫
草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
慙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
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
其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
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
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
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餽歲晝夜
食飲而已自曰至中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
答罪者皆繫獨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通爲左右屬

里殆無遺者其中琬有妹曹娥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
宣帝弟之知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
幢車叔陵居東府事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
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
藉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
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
爲沐猴百戲又好游宴晝間遇有坐表主名可知者輒命
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翫弄歲之府
庫人聞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十一年丁所生
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

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葬初喪日偏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宣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獄親事仍加鞭撻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履闕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劍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小劍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斂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劍斫藥刀時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

媪樂安君吳氏時在大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間後主曰即盡之爲待也時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去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

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袁諒
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也公為台鼎摩訶給報曰須王
心齊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洳譚騏麟二人詣
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道下持其首徇東城仍懸於
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
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臺安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
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截固
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
棄甲潰散歷訶馬容喆知鳥迎刺叔陵闔豎王飛禽斫之
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斬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入

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汙渚其室并毀其所生彭
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祿所奏叔陵諸子即日賜死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寬厚仁愛太建元年
封後位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卒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婢相
者言當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召拜淑
儀叔堅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魚
鎔金琢玉並究其妙初封曲丘城侯太建元年封累遷丹楊
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一
每朝會見國簿不肯為先後必公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闕

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其其所為及行逆賴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時後主患劍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于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是嗔忘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並東宮舊臣日夕陰持其短云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未幾尋以為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令人造其厭魅刻木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囚于省將黜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

堅自陳為佞人所構死日懸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位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秩滿還都陳亡入隋遷于瓜州叔堅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酣酒不以耕種為事大業中為遂寧郡中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大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柔狀似婦人大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鴻臚

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母皇太后
建王年立於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謚康簡子孝寬嗣隋
大業中為汝州令

新蔡王叔孫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風采明瞻博涉經
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尚書
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
涉書史大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為侍中未還而
隋軍濟江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了

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主王遣使往巴州迎
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
口秦王孟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從
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才召叔文君臣不能
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並心懼拜伏莫能仰視叔
文獨欣然有自得志後上表陳存口州先送款望異常例
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屬文太
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于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性質朴無伎藝宣

帝崩始興王叔陵為逆誅其年立叔重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為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生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為丹楊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自夕陪侍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清和公楊素兵下荆州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內將士剋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

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與侯正理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待之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斬之叔慎招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內陽公薛曹為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曹禽叔慎秦王斬之漢口

義陽王叔達字子聽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位丹楊尹入隋大業中為內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
大業中為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位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涇城令

陽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子長安

叔儉字子約宣帝第二十四子也

子長安

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

業中為靈武令

王叔與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

業中為給事郎

山王叔韶字子欽宣帝第二十七子也

楊尹入隋卒于長安

和興王叔純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
隋大業中為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宣帝第二十九子
隋大業中為汧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
大業中為鶉觚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宣帝第三十一子
隋大業中為滂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宣帝第三十二子
隋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三年立

隋大業中為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

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兢

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唐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

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藩其皇子摠觀明綱統

冲洽縉綽威辯十一人並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

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為後主所愛
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
後主乃立深為皇太子隋師濟江隋將韓擒自南掖門入
百寮奔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隋軍
排閣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不乃勞也軍人咸致
敬焉隋大業中為枹罕太守武德初為秘書丞卒官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
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為己
長未有嗣宣帝命以為嫡孫詔為父後者賜
封永康公後主即位為皇太子胤性聰敏好

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乳胤
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

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為吳興王加侍中衛將軍入隋立
于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
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日郢州
刺史入隋卒于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
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為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

刺史入隋大業中為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業中為通議郎

邵陵王競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歲時左右有不滿意輒剗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為昌隆令

東陽王暉字承原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

為通議郎

三藩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隋金

一令
暉字承煥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

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國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

人餘官亦準此為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訖三品特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

戶云

命雖疆土日蹙然封建之典無革先王永濟
列君蕃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
契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六一
可紀古所謂維城盤石叔慎其近之乎

南史六十五

